



詩歌雜家類
附百二十

國

容安齋蘇淡十卷



白長洲先生著

容安齋魚鱖譚

白長洲

蘇譚評序

陽陵季文白先生蓋吾晉博洽隱君子也
家世閥閱自其父伯及其弟子相繼以巍
科膺仕顯先生少有雋才每試輒冠軍早
年食餼識者謂脫穎可立而待顧數奇不
偶久之泰昌改元始厯厯以恩選見拔人



皆爲小就代憾又或用後効相期先生當
之夷然匪直無奢望而已且併此現境亦
何有視之故南宮一試卽棄舉子業不事
日惟閉戶焚香逖稽遐覽究心於千古之
業用能湛於經術復老於世故深造有得
幾可稱龍德焉聞所著詩文甚富今茲蘇

譚特九鼎之一鬻耳憶天啓改元余甫弱
冠亦廁名充賦與先生同試席竊領緒論
彼卽心儀定交恨未及深窺其蘊也比丁
卯與先生從弟子益偕雋秋闈聲氣又加
浹矣浸假歷癸酉甲戌流氛孔熾予以里
居剝床因携家避地於子益之別業與先

生密邇不時晤對奈其際城守戒嚴日夕
惕號不暇作印證語患稍解予卽再徙高
都僑寓凡十有二年始反故邑猶寄食於
人及叨一第輒讀禮三年已筮仕於南一
行作吏七載方蒙

內召蓋留北者又一年所未及再晤而先生

已作古人矣聞之悵然殊深愴歎非歎先
生之不遇於時歎予之交臂坐失不獲悉
先生之所積遇而不遇雖悔無追也居亡
何有視學江南之

命子益出一編相囑曰是伯兄之遺筆也盍
爲授梓予受而卒業刻露森秀殆恍然如

見先生焉計其微言莊語可以開迪身心
辨博攷核可以資益聞見卽其遊戲詼諧
亦足箴砭末俗旁通醫藥亦足推廣施濟
此孰非美斯愛愛斯傳不朽之盛事而忍
私爲帳中之秘不以示人哉卽其間擯斥
術數指摘流失不無矯枉之過要期於消

妄破惑不使爲世道人心之累自不覺言
之太甚是又在善讀者之不以詞害志耳
故予於先生誠服膺之不暇又未免於有
爲而發者時出隅見稍一彙括蓋不敢阿
好實所以成其美云惜當面錯過未得與
先生互訂一是而徒爲身後之桓譚斯真

可歎也夫

昔

康熙元年秋七月廿九日年家弟王同春

識



容安齋蘇譚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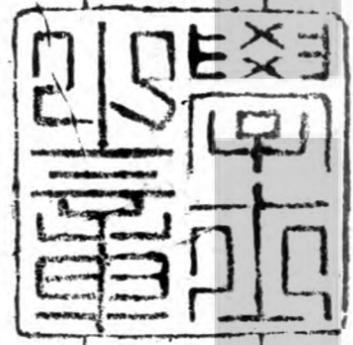
順治壬辰予既丁先慈母之憂廬居無事家伯
兄長洲先生往往就予言因問及所讀書予應
之曰未也又問予曰經世之書無其才傳世之
書無其志出世之說復病其左間思一紬繹身
心之旨而行能弗逮是以未也翌日先生手一

卷一
卷相示其近歲所爲蘇譚者也予受而讀之曰
幸哉長者之教凡吾之家學積此矣蓋先生雖
老於家而學術才智實驅駕一世有餘特不樂
仕進自多變以來人稱其明哲保身之則今行
年七十矣讀書畏敬之意未嘗少衰尤慮夫二
三子弟輩弗達此意或其學術才智未必如先

生一旦沉溺於仕進復不自知畏如予者是固
先生所憂也爰顛顛焉爲寫其耳聞目見之實
爲後來者扶德救過之謀而成是書蓋其於天
道人事之攷稽世故物情之經練旣熟且審而
採述之惟恐不切且密也豈非身心之款要而
載籍之倫貫者哉語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

之下無伯夷讀先生是書者可以作而省矣且
先生於書靡不究而更汲於醫故復附錄諸便
方十一其末總不欲為無益之文實虹小子云
爾吾家自司空公嘗有惺心錄之傳先大人亦
有開修錄諸藏帙合之是卷其為助孔多惟所
望於今與後之讀書者庶幾無媿於家學與而

予非其人也 是歲仲冬之望弟胤謙拜手謹序



文彙烈皇小識甲申三月修賦者有庶吉士白胤謙

此書第三卷稱先司空公業盜柄恣林夥白所知以文選為民歷工部尚書
蓋作此白允昌乃白所知也

蘇譚序

余生萬曆甲申洎順治甲申周一甲子忽遭非
常之變白首卽危刻期泉夜已委置此七尺軀
不復作生活計矣今春徼天幸難解自西村土
窖中得返歸茅舍從容研北實魂夢所不望及
偃息之暇輒效小說家漫筆數語命曰蘇譚余

魚記片
何能譚聊以幸吾之獲蘇耳人情可異在患則
八口忍拋出險則一毛不拔噫嘻不記前倉遽
訣別牛衣對泣時耶蘇而得譚譚而不忘其未
蘇可也

順治二年歲次乙酉六月十一日獲澤白胤昌
季文題於容安齋中

容安齋蘇譚目錄

卷之一

譚理

卷之二

譚習

卷之三

譚型

卷之四

譚戒

卷之五

譚核

卷之六

譚異

卷之七

譚生

卷之八

譚醫

卷之九

譚物

卷之十

譚詩

容安齋蘇譚目錄終

容安齋蘇譚目錄

容安齋鮚譚卷之一

陽坡白眉昌季文著

弟胤謙子益訂

子象顯沈仲校

友王同春世如評

譚理

天地之理不過消息盈虛四字天地亦圍其中而不能違
定有主宰之者中庸曰不貳易曰太極但主宰之者亦
離却天地不得

天積氣耳水者氣之液地乘氣而立水載而浮天大地小

天動地靜萬物寓生其內惟人最靈是天地結聚一者專爲人設而人含毓以後知與天通迺泯沒其性玷辱其體不幾負此天地乎

天地之氣與人呼吸相通人在氣中如胎之在母魚之在水氣一有乖人卽染病古云二至二分起居當慎正以陰陽消長氣從升降是人身一大關鍵少年房帷之間不可不知

堯舜之聖曰孝弟孔子之聖曰忠恕大禹之聖曰勤儉古人千言萬語今人終身日用都不出此六字之外閒之一字最難言人必謝名遠利澄然寸心洞曉天地性

命之理博求古今事物之原不爲炎涼所擾不爲喜怒

如此說來則此是心不妄動即大學定靜安之境也夫豈易言

所侵始謂之閒若終日無事醉飽佚樂素聖狂之辨昧

盈虛之理此是名利以下人品又何曰名利不如閒也

孟子指人平旦之氣語最喫緊此正生機也余嘗蚤起驗

諸草木見其生發皆在平旦昧爽之際今富貴公子平

旦始就寢不知其於夜氣何如也

先名所知司空省菴公曰屈天下之辨以訥屈天下之勇以怯屈

天下之倨以謙屈天下之巧以拙深得老氏之旨

又曰人之四肢百骸受之父母獨其靈覺心知受之天地

故事父母亦當事天地事父母易事天地難事父母以

竭力承歡為孝事天地以踐形盡性為孝司空公著有
醒心錄可翼薛河津

心貴寬恕氣貴和平守貴堅確事貴寧耐見貴明斷神貴
安閒若小過不容微觸即忿移於勢利厭其糾紛平居
了了而臨境難裁終日戚戚而無事自擾欲以理身匡
務難矣

務難矣

先大人座右書恒言一通恐遺失因敬錄之無事當貴無

災當福調攝當藥蔬食當肉戒酒後語忌食時嘆忍難
耐事順不明人遺子千金不如教子一經養身百計不
如隨身一藝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寅爽口

此○語○甚○妙○近○之○犯○而○不○於○遠○之○克○諸○底○豫○皆○是

此理

味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欲成家置兩犁欲破家
置兩妻莫喫申時飯莫飲卯時酒至貧莫賣田至富莫
造屋避色如避仇避風如避箭身閒不如心閒藥補不
如食補教子嬰孩教婦初來知足不辱能忍無悔

言當意氣激烈時必不可說盡事當情志快適時必不可
做盡不但寡尤省過於造物樽節含蓄之理亦覺有無
限妙用惜躁暴人嗜慾人不足語此

愛父母如愛妻子則無不孝保國家如保祿位則無不忠
以恕已之心恕人則誰怨以責人之道責已則何愆此
之謂絜矩之道

古人理
道情怒
肯不與
此要着
看方二

積行以希聖賢積學以養經濟積精以澤形體積穀以捍
饑荒吾儒身心內外之事備矣

一切不如意事須着力含忍先平心後平氣蓋非人之性
有賢愚即我之遇有順逆臨時但當付之一哂過去便
如浮雲不惟遠瀾省勞心中亦覺曠達瀟灑之甚較世
之報復生讎憤鬱成疾者相去徑庭矣

喜極無多言怒極無多言醉極無多言是謹言人用力之
處

吾人無事時能作有事之隄防有事時能作無事之鎮定
方是戰兢中英雄

似本呂
新音輪
迴音

處人不可任己意要悉人之情處事不可任己見要悉事
之理情理二字是人事根本

貧賤生困苦困苦生惕勵惕勵生富貴富貴生驕逸驕逸
生災禍災禍生貧賤此之謂六道輪迴若富貴而憂勤
貧賤而儉暴又不在此論

偶覽坡公一札云無有一事從懶惰懈怠中得成無有一
長從驕慢放恣中得保二語最佳

養福莫如寡營招禍莫如客氣願生莫如靜坐惹怨莫如
多言

世間有德人即是有福人知忍人即是知樂人善讓人即

是善勝人。能舍人。卽是能得人。

遇心上過不去之事。則止其行。遇事上行不去之心。則止其念。不惟可免失德。亦可免失志。

亂時思太平之樂。病中憶安康之美。凡履境者。何不於境外作籌想。

昔人云。智慧易走。作忠信。頗堅牢。若朴重有慧性。方是上乘根器。古之純忠大孝。是豈輕佻機械之人所能辦。居官者。惟恬澹可以養福。居家者。惟儉靜可以弭禍。凡好事輕動之人。一生易起風波。究竟得不償失。

人生最怕性急。性急之人。不第舍皇壞事。且以自戕其生。

一遇憂愁。性急之人。便不能消遣。一遇忿怒。性急之人。

便不能迴轉。皆有死道。西門豹佩韋。自緩有以也。

身閒則曰富。心閒則曰貴。天地四時。尙無一息之停留。人

可易言閒哉。有位者不得閒。無位者更不得閒。閒之所。以致吝於造物也。語云。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

閒人。此兼有位無位而言。豈可以貧賤之士。便謂之閒人。知我易。我知人難。我知人易。我知我難。我一知我。卽能

知人。而不急於人之知我矣。君子只在近裏處做工夫。

呂叔簡云。一開口。便似煞尾語。初下手。便似盡頭着。是人少含蓄。沒擔擎。一生不濟。余多見此輩。爲之自省。

凡人喜則顏開怒則髮指哀則聲哽樂則氣暢悲則淚湧
恐則肉顫驚則汗濡七情感動百體轉隨人可一刻不
謹持其方寸乎

吾人自視宜大檢身植行便可爲古豪傑操觚染翰便可
爲大文人利物濟世便可爲佛菩薩昔人事業皆是今
人職分第苦於俗見之因循俗友之浸染俗情之牽繫
止知有富貴不知有聖賢亦惑之甚矣

塵心絕盡則可全於性色心絕盡則可全於命無明心絕
盡則可適於中和常覺已過則不遺悔於已不見人非
則不結怨於人倘於醫書中見李希仙數語因錄之

人若能於日間省得幾句快心之言省得幾件得已之事
省得幾箇無益之客省得幾起小觸之怒便有許多裨
益

入其家書聲琅琅然機聲軋軋然兒聲呱呱然婦聲寂寂
然不問而知其興門也入其家非梵唄之句句卽歌絃
之嘹唳非帷簿之詬喧卽臧獲之嬉競不問而知其衰
門也

語云勤而不儉是漏卮也儉而不勤是石田也然儉者不
奪人恬澹靜約自與慳吝不同若戴星而造權貴之室
衝風而走名利之塲亦不可謂之勤勤儉落富貴窠臼

便非真勤儉

陸梳山居家制用書云。凡家之田疇。足以贖給者。亦當量入爲出。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糶種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約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其六分作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及五分爲大嗇。其所餘者。以爲伏臘修葺醫藥饋贈之費。又有餘則賙貧賑乏。斷不可妄施僧道師巫。輕信邪說。其有田疇不足贖給者。更當量爲節儉。不可做做富室。

顧靖侯戒子姪曰。仕進不可過二千石。婚姻不可貪權勢。

家余舊視爲恒談。今歷驗之。大有卓見。

張南山尚書家訓云。爲吾後人者。生子雖多。不可不教。生女雖多。不可不舉。娶婦必擇德門。不必富貴。嫁女僅給衣奩。不必過豐。疾病必迎醫。弗事禱禳。喪祭必依禮。弗用僧道。故舊不可菲遺。勢要不可要結。若至貧乏。不能存寧。爲餓夫。毋爲奴僕。常處人後。毋入公門。常受鞭笞。皆羞祖辱身之事。不可不念。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立身之本。成家之道。子子孫孫。世世守之。此訓真足砭世。昨非菴日纂曰。家之不和。多由婦構。其原又多出婢妾。蓋彼輩愚賤無識。以言他人之短失。爲忠於主母。稍一聽

信必日造虛妄。使主母與深讎。而彼始揚揚得意。自驕處於心腹也。雖僕隸亦然。居家居官。皆不可不知。人家子女十數歲後。最宜防其起居。端其耳目。勿令引動。意念。稍慾竇一開。不惟損貞。虧行。亦且夭折。天年至為父母者。有因年齒之參差。翁姑之事故。惑志。粧奩博名。完聚精未通。而蚤婚以鑿其精。血未盈。而蚤嫁以戕其血。合卺之歡未洽。訣帷之慟已隨。更失策之甚。韓魏公於羣小奸弊。照見時只隄防安頓。終不道破。人謂公寬厚處。不知正公高明處。已知其欺。則必不能欺。彼媿則生讎。激則思亂。此中禍機。正隱伏叵測。何如暗

潛彈之為得

錫山王達曰。世間坑阱。所在有之。要人醒醒耳。眼一少昧。足一少偏。心一少惑。則墮落其中。安能出哉。及其墮也。乃悔前日之所為。晚矣。君子貴乎知微。知微二字。有許多意思。非一過慎之人。所能了得。余素性過慎。而識見不炯。即徘徊鄭重。疑悞亦復不淺。耐煩二字。是涉世第一要緊。貧賤猶事少。易處富貴則擔荷愈重。圖度愈艱。着。一點粗心。躁氣不得。若水弟敦請。余謁選人。翥雲翁又苦口勸駕。而余竟躊躇不果。只以余性之不能耐煩也。余雖選懦。無才略。然不失作一審

有天台
有耐煩
謹所宜

已量力之士遐思古人嚴子陵蘇雲卿不知經綸何如
想定缺少耐煩二字

楚王翰林廷陳云上不慕古下不從俗爲跡爲慚不敢爲
狂爲拙爲愚不敢爲惡厭苦俗徒寧獨無與身多疾病
藥裏不離此僕林居大略也王公之言脫然塵外

販海之舟不與風爭捕魚之筏不與水爭是以乘潮壓浪

不作覆溺之患余因而悟涉世之與時爭與勢爭與命

爭者何若行所無事

然則晏子那有道則順命那無道則衝命之說非乎如此將幹濟修爲俱成無用矣不若盡其在我聽其在天兩路合說更爲無病

那康節曰善人固可親求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

能遠不可急去。邵言大有理。至於去惡人更宜三思。

古云去其僕也。必使其可復。傭去其妻也。必使其可復。嫁

推此長厚之心。何適不可。

桂古山勸楊宗喬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讓

一步。涉世者遇難處之事。便當繹此二語。

昨非菴日纂曰。處富貴之地。要知貧賤的痛癢。當少壯之

日。須念衰老的酸辛。居安樂之場。當體患難人景况。處

旁觀之地。貴念局內人苦心。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亦只是留有餘。不盡求爲

可繼行退一步法。

之契與
權貴之
驩並言
早見

看得透
說得盡

友道之難非世無擇友之人也以世無可友之人也不第
無可友之人也又以吾非友人之人也孟子曰天下之
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可易言哉閉戶獨
處尚友古人猶賢於交權貴之驩締詩酒之契
生死大事亦常事知其為常即屬曠易箴時忻然何懼知
其為大又當謹病避患肯以其身嘗試於勢利聲色之
場乎

士大夫居鄉黨要念安貧守分四字方可立品做有司要
念耐煩忍辱四字方可安職做京官要念慎言寡交四
字方可遠害兼此三者惟晉邑之衛司馬公

凡聲色利欲之趣皆易盡其中即伏有敗其趣者惟讀書
之趣轉嗜轉深無如無競人特未之久習是以不能得
趣

學者當於讀書時參悟世事不當於世事內擾亂讀書今
少年輩非紛馳於酬應即拘牽於文墨理不足養心識
不足經務是讀書世事分而為二矣

讀書當剖析其事開豁其理迎刃而解勢如破竹迺為善
讀杜子美云讀書破萬卷破字甚妙

秦少游嘗言少時讀書有強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及長
聰明衰耗有勤苦之勞而又病於善忘余今年六十又

七矣。取少時所讀書覽之，始覺其命辭談理，割然有解，而悔昔之粗心涉獵，讀之而未嘗讀也。夫讀書者，尚不理其章句之末，而况以之身體力行乎？此又少游所未及道。

顏氏家訓曰：讀書縱不能大成就，猶為一藝，得以自資。父况不可常依鄉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

讀書二字，今人茫然不解。讀書者欲見古人之成敗禍福，賢愚媿惡，取為鑒戒。師模獲其利益，若只以訓章句，構辭華小之乎？言讀書矣。

真議定
論可謂
身言

夏日偶讀諸集，北地嚴正，近推歷下，高嶠近棘，新安古奧，近板京山，淹贍近贅，公安快闢，近率竟陵，靜潔近寒，惟弇州大而精暢，而典蒼而妍，吾無間然。

一禪僧謂儒生曰：讀書不可不學禪，何也？讀書靜養，不萌妄念，這便是禪心。讀書離家，不理塵務，這便是禪行。讀書作文，意在筆先，神遊象外，這便是禪機。此僧亦說得有理。

魏晉以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故韓公退之，務反近體，抒意為言，自成一家。明末海內爭趨魏晉體式，纖卑令人欲嘔，必得退之輩。

只據靈明首尾成章可也。不必毫無空際。陳眉公云：詩文要單刀直入，最忌綿密周緻。謹及夏云：凡作文好意，好句必欲使盡，亦是一病。

一懲創之方於文運有維新之望。

作文不必求奇求古。只據一已靈明讀之。首尾成章。毫無

空隙。便是好文。若模倣剽竊。全無由衷真的之見。如作

人者。捨却原有布帛菽粟。而補綴他人之綾錦饗餐。墮

間之酒肉。亦可耻也。操觚家嚴以為戒。

文之調數年一更。文之理千古不易。明其理以轉其調。方

是應時舉子。

士人應試。只要演得文機純熟。不拘題之長短。難易靠定。

手筆自然。膽氣舒濶。斷不可臨場擬題。若擬題不着。剛

下手便生。雖積學亦挫。文興耽悞不淺。

洪山人謂詩須弄韻。四須弄墨。字須弄筆。弄之一字。有游

戲玩侮。不受拘縛之義。余因益一語曰。文須弄題。

鏘經堂五事云。靜坐第一。觀書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與

良友講論第四。教子弟讀書第五。此真林下盟也。

士人貴在行誼。不在富貴。古之周黨。孫登。不愈於祝欽明。

趙師。弄乎。不但千載下史。有公議。即當年諸人。清夜魂

夢中。亦自有真適真愧之。不沒其良心者。吾人當何擇

焉。

袁坤儀累遇異人。云人生數原前定。不可移動。然大善大

惡。此數又拘他不得。此言最有見。余細思人定固可勝

天若遭際絕大劫數。料亦善惡不能回轉。吾人只不委命。不衡命。修善以盡其在我而已。

添出不委命三字來較前販海一條為當

太醫院使吳傑武進人嘗語人曰。調藥性易。調自性難。挈出性字。始可言醫。世人不治性而治方。亦云惑矣。

余生平少聲伎。或謂余不知樂。余應曰。止知其樂中之苦。東坡言人心不可放縱閒散。既久。毛髮許事。便自不堪。誠哉是言也。余幼處豐熙之歲。生富厚之家庭。闡和樂親友。推重養成柔脆嬌懶之性。及至老。遭逢儼蹇。事事異於少時。殊覺厭煩困苦之甚。只如行路一節。幼而乘輿馳駿。晚乃徒步策蹇。又何如從來擔負者之能寧耐也。

實享用之意非止領略其大樂而已

一山人號六受。示叩其義曰。高林受日。寬庭受月。短牆受

山。花夜受酒。閒晝受書。曠情佳景受詩句。余聞之泠然。

邵康節曰。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言未嘗去口。當中

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昇平不為不

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人生老景孰有如康節者乎。

梁蕭恭曰。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仰而床上看屋梁而著書。

千秋萬禩。誰傳此者。豈如臨風對月。登山泛水。肆意酣

歌也。茶言殊有味。但人各有好。當著書時得一快事。如

入一異境。得一快語。如獲一異寶。何嘗不樂。正如不能

奕人。譏好奕人。只因不解。便不好。

容安齋蘇譚卷之一終

容安齋蘇譚卷之一

譚習

晉紀論風俗之衰在恥三〇字含來亦辨亦古尙失所恥尙二字是治道關鍵。

教者能於恥尙處着力一番方能天下太平。

朱子社倉法萬曆間余邑亦行之初意為備荒計後廼半為紙上空言半為司府公費及歲荒時乾沒殆盡受其擾而不得享其利以名實之重違也然聽民之便則為社倉強民之從則為青苗矣。摠在行之者。

當今治世第一法曰禁奢奢則耗天地之財物長人心之淫蕩啟爭啓詐敗法敗倫無所不至而亂竊起矣。

識得破。忍不過。說得硬。守不定。笑前轍。忘後跌。輕千乘。重
豆羹。諱疾忌醫。掩耳偷鈴。論人甚明。視己甚暗。得時誇
能。不遇妒世。數語曲盡世俗之情狀。

求賢用人。當以孝弟廉耻爲本。而輔以文藝才略。使天下
明知廟堂之意。兢兢修行。以副延攬。庶乎澆風漸更。可
臻治理。若因仍舊例。只以八股從事。弊不止不得真才。
且於教化風俗。關係不淺。

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則不齒於族。此貴貴之義。
今之卿大夫。謙倨不一。或有從厚者。曰鄉黨莫如齒。不
若藍田呂氏曰。非士類者。不以齒。此爲得之。

齋神居鄉無事。苦於寂寥。每客至。坐未定。輒問有異聞否。
客迎其意。強爲撫拾。鄰里不美之事。小以爲大。無以爲
有。逞快口耳。漸移性情。此宵人入門之漸。而是非交構
之端也。世界以清平爲福。何樂有新聞異覩。况吾人自
饒古籍嘉言。良朋忠告。安用此市井不根之語。穢亂心
志乎。余上世顯貴。多有是癖。以故新知日密。故舊日疎。
而弟姪甥壻。經年無門庭之跡矣。

懺悔之說。原欲人悔悟過惡。洗心回向。世乃云。生前之罪。
若得僧人梵誦禮拜。便可解釋。是爲造業者。開一寬宥
之門。且爲乞化者。畫一欺誑之策。凡力能延僧轉懺者。

亦何憚而不爲惡乎。

袁石公曰。天下皆知生。死然未有一人信生之必死者。或疑其說。袁曰。世人競名。驚利。惟口不足。頭白面焦。尚慮鋼鐵之不堅。信有死者。當如是耶。袁公竟年不及艾。惜哉。

鬼神之事。世非溺以行誦。卽闢之爲無。不知天地精靈之氣。無形無聲。正則爲神明。邪則爲怪異。不惑於怪。可也。獲罪於神。可乎。然幽明各途。決非禱賽所邀。求者死而魂靈亦有之。但不必皆然。必其人氣盛。難遽消蕩。始附形著異。迨日久。氣散。亦歸空寂。余驗之最確。

有司官不禁差役。鄉紳家不戒僕從。謂之掩耳偷鈴。此輩所損之聲名。所賈之讐怨。皆歸之一身。而蚤不能覺察。迨官罷斥時。家失勢時。事體敗壞。莫可收拾。雖有忠言良告。亦奚益焉。

世人見不如己者。卽嗤笑之。見勝於己者。卽媚嫉之。殊不知人各有命。順逆原是尋常。卽同胞兄弟。且不能齊焉。得人人而忌之。

語云。少不勤苦。老定艱辛。自然之理。今亦有習安履順。始終享福者。必其人憂勤惕勵。逸其形而勞其心者也。若一生醉飽淫佚。長豐久壽。爲里人所側目。爲士論所不

齒自是行屍走肉於禽獸奚擇焉

屠赤水自青浦入觀大雪渡清流關作記曰見山上矮屋三五家白茅為雪所壓而突有青烟門前枯柳作扶疎玉樹童子臨溪撈魚女兒布裙當壚呼客賣酒翁媪擁榴榴煨蹲鴟三五家自相往來生遊山上死葬山下不知官府之升沉城市之遷變無功名亦無離別憬然自悟以為不如也屠語殊有味

黃山谷與俞清老書云人生歲衣十匹日飯數杯而終歲蕭然疲役此何理耶男女婚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能凍餒溝壑

此言自為計太過

此言孫計亦過

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者正為百州憂春雨耳青

兼照上一項

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嘆讀山谷語令

人胸次曠然

富貴不可驕矜貧賤亦何足誇恃富貴有富貴之道貧賤有貧賤之道所謂不能淫不能移是也昔季氏富於周公周公不諱言富諸葛武侯有桑八百株田數十頃武侯亦豈赤貧人今有大臣而飾作寒酸態未免矯激之過

此即崎○人○十○書○已無五十一歲之意

人在世間度一日則失一日俗諺譬之牽羊赴屠進一步則近死一步達人所以不懼死者亦自計無所以免死

之術雖憂煎何益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迺有被人欺誑而妄存神仙之想者。是又癡人說夢也。

士大夫偶有權勢不可靠倚。不可認定。曾有一僧對羅近溪云。官人家常有光景。便有好光景。便不好光景。等待余目擊。屢年來人家盛衰倚伏。無可奈何。只以寬厚退步爲守。

人少則爲嬉計。長則爲生計。老則爲後計。數十年間。其爲周身之防。奕世之策者。不遺餘力。然慮精而命窘之。識遠而數限之。波波劫劫。同歸於盡。具慧眼者。不憬然醒乎。

或疑富貴不如貧賤之說。余曰。委積愈厚。則營計愈勞。操擁愈崇。則擔荷愈重。貧賤者如是乎。處順境則難受。挫久逸樂。則不耐風霜。貧賤者如是乎。匹夫懷璧。招怨生妒。高明鬼瞰。刑禍百端。貧賤者如是乎。富貴勞而貧賤逸。富貴脆而貧賤堅。富貴危而貧賤安。富貴焉得如貧賤。富貴之可羨者。口體之嗜慾耳。若道德之士。則曰。我得志弗爲也。惟有處富貴而不富貴者。方不得與貧賤較矣。

清話云。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云彼讀書未多。心源未明。總拈着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天覺好佛。

而不好世俗之佛方是深於佛者

宋張仲文白獺髓云借錢造屋棄產結姻此浙西人之常情而行都人尤甚不意吾晉地樸野之鄉亦往往如是甚矣風俗之澆也甚至寒士淺學毀產以博科舉之名更屬無謂

佛老孔子同是善人但其徒學之者不善耳學佛老之不善僅足以蠹財貨學孔氏之不善乃至於禍生民彼開佛老者何不平心較量之

娼伎狹邪之事關係匪輕士大夫之初興親疎貴賤嫌隙讐恨皆從此中根芽士大夫之末後傾覆敗蕩為里人

佛長生
二字亦
是黃葉
止兒啼
不得認
宜說却
火此彼
家

凡人好飲酒喜淫色愛博奕嗜交遊者家富則必致破蕩家貧則必為亂竊凡人身無常業及有業而樂於安逸者家富則必為下流家貧則必為乞丐

儒家講道學釋家講公案都以機鋒語相攻擊取快一時究竟說得行不得能悟不能了以此見輕於世

世俗擬子曰豚犬擬父曰馬牛豚犬止知豢養而不念其父之苦辛馬牛止知竭力而不計其子之美惡馬牛之罪浮於豚犬豚犬之過成於馬牛

人之慾怒二者皆火也慾火一起傷倫敗節滅身破家怒火一燃割愛忘軀殘民債事人無論貴賤強弱皆當於

黃葉
長是

二者致謹

今之爲彼家說者曰軒轅容成彭祖伯陽原有此一派學問謂之火裡結冰泥中產蓮余獨以爲不然彼諄諄曰對境忘情果能與嬌艷少艾終日雜處而不一接體觸肌方爲忘情若頻頻交媾斬其施泄便謂清淨之道在是嗟乎欺人甚矣辱道甚矣

以下訟上以卑揭尊稍得舒其不平之氣淺見者無不以此爲快不知此薄道也厲階也澆風一倡始而以善攻惡漸將以惡攻惡久將以惡攻善矣名分倒置僭逆潛滋致令上官不得伸其權於邦國尊長不得行其教於家

譏彈暢快亦於此中結果可畏哉余少遊晉陽上黨諸處見樂籍最衆彼中衣冠筵會皆不用妓惟吾邑僻野無貴介體終日士大夫與衙役少年鬻鬻爭競不厭瀆褻余嘗嘆屏絕聲色固腐儒迂談不諧於世然縉紳家力可姬侍亦何羨此穢亂不潔之體甚至感爲疔瘡梅毒暗痛潛療不自悔也余家不用妓二十年於茲矣不知後來能堅此約否

古人戒夜食僧家謂夜爲畜生食蓋脾主音聲夜則諸響俱絕脾不磨運在老年人更不宜夜更不宜夏夜澤潞風俗宴會必秉燭始肅客貴介公子鷄三號就寢日午

方興飲食嗜慾皆長夜行之動靜顛倒陰陽舛錯不惟
悞事致疾亦非吉祥之兆

丹灶之術斷不可信世間無一物可以假當真可以人易
天而獨於白蠟之物假造之同於天成有是理乎謂不
惟點化成金且可服餌不死更虛誑之甚世又有彼家
之說以行淫寓長生秘訣夫人之大慾莫過男女俗之
珍貴莫過金銀而曰男女中有大道珍貴者可力作無
非從人利慾一念將順逢迎以售其欺騙耳至於衰白
老叟日與稚婢少如聚麀淫穢以求長生卽能長生亦
何顏久居子孫之上

張紫陽
序悟真
篇云黃
老悲其
貪壽故
以長生
之術廣
之

庭底惡導亂莫此爲甚

世風之薄爲惡不可爲善亦不得惡尙爲俗之畏善則恒
受人欺貧人固難富人更不易貧尙免世之忌富則日
被人謀求死非情求生亦何樂死尙杳無知識生則徒
爲人役料孔孟值此定有妙術

天下不治因仕途要錢今之仕途亦有不得不要錢者惟
願賢宰執設一良籌令不得要錢亦不必要錢庶乎其
太平矣

凡婦人之慄悍者必好淫醜陋者必偏妒士人之悠謬者
必易怒險毒者必過疑此相心之術

昔人謂
重人命
者道所
以輕人
命也輕
人命者
正所以
重人命
也今國
人死

縉紳之士身為姪邪而見子之携妓無不怫然怒起何愛
身之不如愛子也

炎涼之態富貴人甚於貧賤妒忌之念兄弟行狠於他人
是以君子重貧賤之交小人甘他人之厚

人命一節最係刀風奴僕脅家翁妻妾制夫長一有不虞
則親族乘而攘臂衿紳集而磨牙恃黨翼為圖賴之根

指富室為甘脆之貨貧窶對袖手旁觀懦親鄰牽連代
罪此弊不革不特啟人以自殺之門且令父子兄弟無

不幸其死以圖脂潤也
真高士不必盡在巖谷但能忘情富貴遊意性天一切塵

上切投
水帛縊
服毒劍
頸等類
俱不受
理最是

緣不以點染胸中雖在朝市愈於終南之捷徑矣余生
長數十年不特不親真高士即偽者亦不之見勢利況
迷日深一日維風者當有以激勸之

世人壽章墓誌必借名顯者而顯者多不能文令人代筆
吾不知文以人重耶人以文重耶使以人重非其人之

親筆便不足重使以文重文誠重矣又何必托名於不
能文之人

徽俗重門族凡僕隸之裔雖貴顯故家皆不與締姻吾里
則否一遇科第之人即系其班輩昧其祖先忘其讐恨

行賄媒妁求援親黨倘可聯婚不恤譏笑最惡風也聞

近日鄰邑諸處皆然

葉平巖云嫁女必須勝吾家娶婦必須不若吾家今士庶人每希求貴家子女不但驕逸成性藐視舅姑且漸染其子亦有挾恃婦翁懶於學業傲於昆弟之態或意外感觸疾病變故便至傾家敗產無地負荆不知娶貴家者利益安在

古妒悍之婦無論在明則王新建伯守仁威大將軍繼光汪少司馬道昆注之文章固不足恃而良知道學不能刑其家室百戰威武不能戢其女戎乎

古人叔嫂不授所以別嫌也今人翁伯大人大都迴避而

嫂叔友誼浪狎褻恬不為忌不幾於倒置乎

世俗重座師輕業師只緣聲勢可以相倚非盡出於感恩一念若童蒙講業棄置不顧固屬涼薄然其師亦有取輕之道圖館穀而就賓席如鬻貨之持價如傭工之計食原非道義授受甚至束修不前詬辱呈揭如仇讐焉又何怪於世俗之相輕也

世俗婦人欲子之孝已而憚夫之孝親喜夫之畏已而惡子之畏妻終日妯娌修怨而教其子婦之相和常情大抵然矣

姚園客曰上古之人神中古之人人末世之人鬼又曰鬼

不畏符畏唾人不畏辱畏妻又曰魚不見水龍不見火
鬼不見土人不見風當改曰人不見禍姚語語憤激然
不爲無見風字改作氣字可也作禍
鮮有見顧與上三語不類

上黨栗道甫曰君子有三畏少之時心志局狹畏在父母
及其壯也心志蕩曠畏在妻妾及其老也心志遭迴畏
在子孫雖譚語亦有味

抱朴子云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抱朴子晉人編
想當時古今一轍

宴會苦勸人醉名是敬人實是行虐甚至伏地踣懇不從
則繼之以忿更爲不必惟市井僕役以逼爲誠以虐爲

豪以大醉喧詬爲歡樂若文人雅士何必乃爾

里人迎賽原非敬神止以少年輩恃黨淫縱盛其飲食飾
其服玩會之時傾國來觀習而成性啓奢釀亂大壞風
俗宰治者何不以之禁革乎

人子之於親日生養死祭世人平日不知盡物盡志每遇
懸弧之辰則張筵徵伎非孝親也結客也歲時不知追
思抱痛每遇清明之節則携樽集飲非省墓也踏青也
世沿習而不之覺

做官用讀書人以官之道理盡在書中非讀書不能曉暢
今之讀書者不於書中尋做官之方只於書中覓得官

一之路一得官便與書不相干涉却尋做手於積年之吏胥筭賓未有不爲所誤者矣

數十年兵荒貧困民不聊生山川更變而獨不變其侈靡之習婦女之粧飾如故也酒食之羅列如故也饋遺之豐腴如故也聲伎之恬淫如故也僕從之烜赫如故也賢守令獨不一禁制乎奢則生逸逸則流蕩奢則生戀戀則營私奢則生貧貧則無忌奢之滋毒不得不亂且人人失其性教惟以嗜慾相雄長而欲求賢才求忠義又何可得也

謹云柴米夫妻酒肉朋友金兒親戚東修師弟爵祿君臣

一值變故無所不至矣

古人作好事只顧道義與心之所欲爲今人作好事必念其有益於己之名節必計其無關於己之利害而後爲之心愈狡猾風愈澆薄矣

徐應雷曰天下惟庸人必不能爲善而能爲惡然非有勢力則亦不能爲惡惟庸人必不能豪舉而能生事然一旦有事則束手不知所爲此爲庸人作一像贊好個生事二字故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凡醒者懼人之強酒多僞言醉醉者却往往假爲醒狀凡富者懼人之需索多僞言貧貧者却往往飾爲富態忠

信之溺於末世也可嘆可咲。

四明薛崗曰。居官而時時言去。必非茂林豐艸之人。爲士而語語自高。必是昏乞日驕之輩。可謂窺人之隱。

張鳳翼談輅曰。男子卽已身未沾祿命。或兄弟叔姪間。有得科甲者。亦足爲家門之慶。乃偏生忌心。寧冒認同姓。貴人爲宗。拔援異姓。貴人爲戚。雖傾家奉之。而不惜。婦人卽身不生育。苟妾媵產子。亦足綿延宗祀。乃偏生妒心。寧至老無所依。伶仃孤苦。受制於踈族。而不悔。此舉世通弊。惜無有開論之者。鳳翼長洲人。

諸暨駱公問禮。羊裘集曰。謝顯道謂一部論語。只師冕見

一章。可以該之。此意不曉。豈有爲而發耶。顯道蓋以世人盡矇瞶可憫。孔子仁愛無已。千言萬語。不過導之使各得其所而已。此意無甚奧僻。而駱公疑之。

解大紳疏云。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屬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七政之齊。正此類也。解大紳可謂不惑於習俗云。

富平孫家宰公謂先司空曰。余少時有志聖學。不得其徑。只習靜坐。巡按淮陽時。覺腹中有物如指頂。漸漸如茶

海濱瑛 苦不售 學習內 卷之術 久之言 胸中有 物如李 子大上 下周流 自以為 丹成後 竟斃死 蓋氣聚 之極凝 結成塊 耳是病 弄道孫 不傳母

作者雖 以紀厚 庶有取 焉甲子 不可更 乙丑不 乙丑不 更名 何按

孟每旋轉時美暢莫比不知何物也。偶觸一事不如意，遂失去已而更處其事，且大快復有物焉，愈大於前。按迴人事擾擾不復見，方信孟子云浩然之氣，不慊於心，則餒者此也。余聞之啞然，夫氣不可以形論，浩然之氣更不可以氣論。如孫公所言，則孟子之腹應有如嬰甕如輪困者，即十圍之腰不能容也。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生今返古，裁必及身者也。事無關於忠孝名節區區儀貌，即趨時何妨俗儒沿襲故套，失其大經而守其小節，可發一咲。即如古周公孔子之坐，皆如今人之跪，文媧太媧之足，皆如今日之男令坐。

儒見之必矍然驚顧，堅不肯依倣也。

釋氏之偏在不畜妻子，妻子果真累人事，事親之孝以妻子而衰，事君之忠以妻子而奪。凡人一生貪圖苦惱，大半在妻子身上。所以釋氏屏絕之，不為無見。然人人不畜妻子，則世界可斷絕，人類乎？究竟少他不得。

大撓作甲子，不過以紀歲月，代結繩云爾。後世分屬五行，以年月日時決人貴賤，不知大撓始作之日，將甲子安於何年何日，亦知何年何日真為甲子而安之。執此說可以破運氣五行一定拘忌之疑。

或問今世有神仙否，余應以有或疑之。余曰：心無機事，衆

有好書飽食晏眠時平體健非神仙而何若長生久視
吾不知也

容安齋蘇譚卷之二終

容安齋蘇譚卷之三

譚型

沁水劉司空公東星歷官三十年芒屨布衣亡貴倨態一日散步道周適負販者驢踏於地其人呼公起之公爲助臂而出諸淖行數步方知爲公亟回謝罪公笑遣之起漕河日偶憇門巷二騎士捧檄至謂其田父也揖曰掌家何在公諾而入使出召之騎士一見驚伏請罪公曰無傷也若安得識乃公其子用相赴淮上省公止携兩僕跨一蹇旅舍陵侮之忽見髮中金佛像謂爲妖人執詣豐令僕始吐實令爲負荆謝飾輿馬麾不受仍策

蹇而行用相爲余妻姪婿

慈谿黃伯起每日焚香謝天賜福其妻笑曰一日三餐菜粥何福之有伯起曰吾幸生太平之世不見兵戈又幸一家溫飽床無病人獄無囚人非福而何余舊覽此亦不經意逮明末忽值異荒尋遭大亂囊罄獄追形羸窟伏棄家四竄朝不保夕始信伯起安不忘危語人見解天應以怒彼不知焚香答謝輩

元張閏延安人八世同居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婦女各聚一室爲女工工畢斂貯一所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卽抱哺不知其孰爲己兒兒亦不知其孰爲

己母也夫家之不睦起於婦人今能化之使俱賢淑定有大過人作用余爲之三致歎焉

曹憲副時中華亭人鄰有悍生修其先世之怨書公姓名於牛後向其僮加鞭亟口詈喚欲以激怒公僮歸以告公徐曰人毀我而若述之是重爲毀也速往謝毋勞齒頰生不能難於是修尺一若爲候者而中實痛詆令人直入跪上之公不發曰休矣待吾僮來及僮至命火之曰知若公於我必無好言也生媿而負荆請罪是可爲處末俗化惡人之法

先大人爲諸生時得鋼鐵煎銀法潔白肖真出納流轉售

據此則
公不尚
方術何
今方士
所傳黃
白之術
有漁庄
樓記猶
記名于
公

學自
奇也
待也
人未免
傷恩聖
賢自有
中道

之不疑已而悔曰何可以偽物欺人乃藏其方櫃中俟
余稍長謂余曰櫃中有異方然得已不可輕試天啓甲
子先大人見背余簡櫃中得其方亟焚毀懼後人不諒
虧損先德因憶范文正公少貧悴遇一人病篤授煉銀
方并銀一觔公藏而不動後十餘年俟其子長并方付
之封識宛然余何敢望文正公然硜硜一念竊願學焉
前輩崇儉不恤固陋先司空公在林下蚤餐止豆腐一器
終其身不飲茶近體衣皆布數十年居惟一室繩床敝
几壁無屏面冬夜炕寢如山翁即衛司馬張司徒鄉之
耆碩從未以杯酒相往來凡台司過里即引避庄舍無

片楮干託子姪調見遇食時獨持匕箸子姪侍傍亦不
作讓家人誤以茶至輒厲色斥去先大人為胞兄歲時
伏臘亦無宴會之事邇者奢侈成風余等衣必羅縠食
必醲鮮家無儻石之儲門有車馬之簇若令前輩見之
不知作何等譴訶也

張橫渠好言命一日邵康節卧疾橫渠候之問曰先生推
命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人所謂命吾不知也
後世乃以術數厚誣康節得此足以解嘲

梁武帝身為帝王年五十時遂斷房室今人斥毀釋氏動
以武帝為口實無論武帝之孝慈恭儉文學才幹種種

視得動

過人只此斷慾一節。持論之士能效倣否。有書可讀。有暇得讀。有資能讀。而奪於聲色。馳於勢利。抗塵顏。吐詛語。不亦可鄙之甚乎。沁涓揚公。自束髮以至登朝。雖寒暑患難。丹銘不去手。五經諸史。皆批註數過。實實研究書理。與假書撥悶者徑庭也。余家世嗜書。先大人唐縣公。年逾七十。猶手不釋卷。仲父司空公亦然。第山邑僻陋。乏讀書博雅之友。雖終身咕嗶。不得以文章名世。深可嗟悼。偶覽尤延之。遂初堂序云。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衣。孤寂讀之以當友。幽憂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余之先公實類是。嗣後諸子弟

皆能讀書。知著作然於躬行實踐處。余倦倦屬望之。

高平劉宮詹虞夔性好讀書。家鉅富。童年時所居書館甚幽麗。羅圖籍萬卷。口誦手披。無停晷。父淮守公崇文頗鍾愛之。供應起居窮水陸。如待大賓。夜則椽炬輝煌。殺盤迭進。公每讀至夜分不寐。童僕數十。祇候左右。皆文雅通經籍。偶思一典故。即執策以應。以故公得肆其閱覽。年二十入翰館。文學冠其儕。偶夫閭閻家。皆以富貴。供聲色。公獨以富貴佐誦讀。富貴亦何嘗溺人。公號和字萬曆。辛未進士。壬子生。丁酉卒。僅四十有六。先大人七十時。諸親友欲乞言為壽。先大人辭曰。不佞見

于友王 樓樓未 集時干 城南作 一精舍 房室亭 軒皆宛 嚮相通 逐處有 床榻几 案古今 文籍各 陳不素 隨意扇 汎復盤 池亭前 綢園屋 後倦則

完檻而
覓開闢
而窺口
用酒殺
精映不
異宴會
時與二
三勝友
送為師
資開堂
對奕投
症以適
餘與人
謂得讀
書之樂
適有劉
公遺意

羅念菴先生一札云。回思先人。懷抱維持之苦。與夫而
惜教誨之專。誠不意遽至於今年。且六十。不可謂非壽
而先人所以望之子。與子所自待以終其身者。反之絲
毫無有也。故凡滿十而悲傷益甚。以悲傷負罪之人。納
賓客之禮際。與其言是非忘哀而為樂乎。札數百言。不
能悉記。不佞視念菴何如。而敢言壽也。先仲父司空公
聞之。亦以為然。事遂已。誕日。余布筵設樂。先大人厲色
亟命徹去。且謂不肖兄弟。日後日若遇舉鄉飲梨壽章
兩事。皆謝疾力辭。永以為訓。

備人馮勤素多病。向日嘗推筭。咸曰壽促。馮憂之。偶遇一

道人哀求延筭之策。道人曰。汝備人也。惟勤洒掃敬字
紙。便可獲祐。馮即具杵帚。到處掃除穢惡。見字紙即取
置一筒。抵暮焚之。備工之暇。日以此為事。後年至九十
餘。無疾而終。今士人書室中。包藉糊拭。盡用字紙。委棄
踐踏。畧不經意。夫家世享用。皆自字紙中覓來。而不知
寶敬。夫亦不思之甚矣。

王龍川兆河為冢宰。疎菴公仲子。余過其園亭。見壁間書
云。不佞兢兢業業。無事恒若有事。無患恒若有患。不敢
妄出一語。不敢藐視一物。不敢奢起一念。不敢輕移一
步。終日跼踖。若宇宙無容身之地。龍川可謂過於慎畏。

矣。慎畏一念出於富貴公子，更爲難得。龍川與先司空公同舉山西鄉試，少年得雋，終身不仕。每見余，溫恭樸儉，不肯以齒德自居。洵今之古人云。

白敏中，樂天從弟，爲相日，吏部侍郎孔溫業求外任，敏中謂其同列曰：我輩亦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如此虛中，豈尋常宰相而史傳少之。

陸五台，掌吏部朝覲時，考察羣吏，一縣官大呼曰：五台老矣，胡不自休，貪位固寵，阻塞賢路。五台不怒，不辯，第曰：少年人亦不可無此氣節，竟置其人平等。衆服其量。

蒲城丘司寇，擢官省垣時，林起撫方廉，餽之五金，丘發其事。

方以此罷海鹽鄭司寇，曉官銓部時，里人餽新茗，啓其函，內雜金珠，急封裹如初，善辭還之，佯若不知。二公同一廉介，而德之厚薄則有間焉。

餘姚孫太宰，鍾忠烈公孫也。居吏部時，其姊家貧，受一吏金爲求美缺，公佯許之，索其手本。後數日，姊云：彼畏公持正，不敢具名，恐得罪。公笑曰：吾亦疑皎皎心事，尚未孚於近吏乎。事遂已。

李文敏公廷相，父子尚書。當公官翰苑時，以講筵應對稱旨，勅入內閣辦事。公屢疏堅辭始免。後諸門人張蘿峰、嚴介溪、夏桂洲皆入內閣，或尤之曰：曩使公不極力辭。

豈至出諸門人後。公笑而不答。余初亦不解。今靜坐思
維。始知公淵衷大有定識。一相位云乎哉。

庚、夏、雖、大、拜、皆、不、得、令、終。

王壽宇象乾鎮宣府。日知粟價將踊。先借帑金二萬兩糴而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萬兩。羨粟六千石。郭青螺子章撫黔中。販鹽於蜀。販魚於楚。帑金萬五千兩得息如其數。以資軍餉。當時說者。訾以大臣行商賈之事。寃哉。治國如治家。不可與腐儒道也。壽宇八十四尚在鎮。青螺身不滿五尺。功業文章各過人數倍。

嘉靖時海忠介公瑞在獄。自分必死。世廟忽晏駕。提牢主事某設饌款之。海食飲逾常。主事曰。先生何歡之甚。海曰。久知獄中例。將死必餞。欲醉飽而死耳。主事曰。莫誤。莫誤。宮中昨日云云。海聞之。叩慟哭擗踊。飲食盡吐。海之悲慟。豈出矯偽。自古真忠。十六季只知君父。不知恩怨。不計生死。方做得異常節烈。若以世俗之心相律。淺乎其窺測矣。

後周劉辭官拜使相。平居常被甲冑。枕戈而卧。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忘之。且人情好逸。一墮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今人科第後。便將書卷擲却。背後終日酒色沉迷。非求田問舍。卽修怨剝鄰。何肯作迴思一念。徐晞以邑掾起家。歷官大司馬。同列多輕之。一日集孔廟。

衆指宣聖像戲曰君解渠爲何人徐應曰吾知其人是
不由科第顯者衆嘿然夫賢才豈盡在科目中至一入
科目便淫縱恣意已不識孔子爲何人而敢問之他人
乎明與以科目誤天下天下又以科目誤朝廷此言雖
有激而非無見

江綠蘿令長洲時問張伯起曰白樂天久宦蘇州自言不
置太湖一片石與况不輸米癩乎伯起曰如此累心事
香山必不肯做蓋天下事累心者多矣都丟下不做可
使心不受累凡人之耽嗜好者得失勞頓全不見有受
用處

濟南唐縣庫吏陳文耀耗庫金二千兩有奇無力償補自
分不免適有藩庄之役先大人官其地取陳之田充入
藩庄量價以塞庫耗陳得減死深以爲德託其戚劉某
爲致羅紵百疋銀百兩先大人厲色揮之旣而余自唐
旋出境後復託劉潛致之青臺鎮余堅卻且以報先大
人先大人呼劉切責將命杖劉叩首曰小人事人多矣
非明而取之則暗而取之非強而取之則順而取之公
獨超然四者之外小人不識人幾玷公清德願受杖先
大人笑而遣去

順治甲申九月余自上黨謁歸途中忽聞兵變倉遽間急

投太乙村岩避之。門堅閉不肯啓。陳懇再三始得入。岩首爲茂才李某。甫弱冠。丰儀秀雅。叩余姓。余曰。陽城白某。李曰。識舊唐令白公乎。余對以先大人。去令唐時三十餘載。君少年何由知之。李曰。先人久以潞緡居。貨於唐。每云先後諸令。惟白公不累行戶。小子從襁褓時竊記之。不意今得良晤。後裔迺延之書舍。渥承館穀。惠及僕馬。曩使先大人不德於唐。或難爲彼父見。則此正修怨時也。余不知將何奔遑矣。

先司空公性清介。鮮交遊。卽姻戚。後進居津要。亦落落如不相識。崇禎初。缺冢宰。廷議起公。川閩詢之。同邑官都下者。皆云公聾聵。不堪任事。以素無交結故也。今世士人一入仕版。輒廣交密。結借爲援引。四海之內。家家宗兄。人人盟弟。况鄉里姻戚之好乎。前輩孤高。捐潔遐哉。不可視也。

吾邑前輩稱賢守二。一都憲楊公繼宗。一尚書衛公一鳳。楊守嘉興九載。不携家室。鋤強忤奸。不避災禍。署中蕭然無囊篋。止橫竹於壁。懸數敝衣。衛守青州。青財賦地。纖塵不染。矢公矢愛。真古循良吏。崇禎壬午。公長子廷憲出守淮安。道經其地。青父老曰。公守青時。尚憂乏嗣。我輩日夜焚祝。今始知天之報施不爽也。

揚貞肅公繼宗未第時讀書邑北三十里之白巖山冬夜獨處虎蹲於戶公吾伊達旦恬不爲懼後別歷中外忤抗權奸亦不過持是浩然禦虎之氣耳余少居是山老僧指示舊跡在寺前深澗中疊石猶存非公必不能寓此

余邑良宰不乏然不及劉蒲亭先生之清慎謙慈一毫不苟萬曆己亥蒞陽城乙巳擢吏部在邑六年囊橐蕭然歲時過往不能爲司府具常儀以故不得陞轉時馬心董大儒掌銓曹先司空公以劉之清操告之馬始得行取劉亦乏寸絲作謝前輩尚有古風使在啓禎間當以

數千金餽酬矣劉名應奇中牟人卒年僅五十官終稽勳員外郎余以童子遊其門大見推許負公不淺

歲旱米價騰貴斷不可遏糴須內外出入價值任其自昂遠方聞風而至米必四集價不期減而減矣桐陽衛公守青州時值大饑不過糴不勒價不強迫富室所全活甚衆深得趙清獻公衢州救荒之法

崇禎庚辰大饑吾邑版籍所載戶口一十三萬死亡畧盡存活僅二萬餘邑令定典李公明而能斷有弭亂才最善者禁亡賴一法凡饑民要挾善良徑投之溝壑不問理藉非良令將饑者死於凶荒飽者死於挾制欲保此

子遺也得乎。

山谷集云。或議涪翁御奴婢。不用鞭撻。能慈而不能威。涪翁笑曰。奴婢之賤。不過苟且而詐善。偷惰而詐恭。及退而自省。不肖之狀。在予躬者甚多。方且自鞭之。不暇。何暇鞭人哉。昔陶淵明爲令。遣一力助其子耕。告之曰。此亦人子也。善遇之。陶所謂臨人而有父母之心者也。夫臨人而無父母之心。豈人也哉。豈人也哉。余每遇奴婢過失時。恒以山谷之言爲念。

范鎮銘司馬溫公墓。言熙寧朋黨云云。溫公子康屬東坡書。東坡曰。軾不辭書。懼非異日二家之福。乃易他銘。余

晚年人多白余求撰述。每把筆輒以此三誦。借令東坡未陷危險時。亦未必有如許避忌。

神廟第七女。壽陽公主。鄭貴妃所生。選婚時。兩顧姓。宛平人。一冉姓。固安人。正炎暑時。兩顧廣帽。玉簪髮。可以鑑。衣裳楚楚。香聞數步。而冉則羅帽青衫。擎曲跪拜。不敢仰視。神廟隔簾。向鄭貴妃指而目之。卒選中冉。都人皆讚神廟慧眼。浮夸之不如謹朴也。

先司空萬曆丁酉。掌銓曹。維時吏部權重。卽科道且奉頤指。郎中可抗尚書。故諺有侍郎不如正郎。副郎不如外郎之語。遇升黜時。郎中與書記酌定。尚書四押而已。侍

郎以下皆茫不得知。天啓時以吏部專擅，科道合力糾之。吏部不勝，而權在科道矣。崇禎時又以科道專擅，內外厭之。科道消阻，而權在翰林矣。吏部兢兢救過之，不暇略一染鼎，無人不可要挾。司空公在林下，每爲子侄言之。

財利借貸是召怨。啓釁之根在親厚中更宜嚴戒。世人衷腸無定始而救其燃眉，非不感激。俄頃迫取償之時，刻忍吝惜，兼之囊澁，則昧心展託，智計百出，凡可寒其取償之路者，無所不至。我不忍割彼，不能償，惡聲反目，猶可言也。潛機暗窈，不可言也。邑馬鴻臚建亭累貲巨萬。

深鑒此弊，諸親友之以干請至者，酌其親疎，緩急賜給，量力俱不責償。異日故終其身，內外姻友毫無嫌隙，可爲世範。

陸平泉樹聲鴻詞清節，卓冠一時。處嚴徐張三相公之間，不激不阿，脩脩玄菟，壽九十七，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官至尚書，實俸不及十年。先司空公居官實俸亦僅十年，恒取以自給。

尹師魯一日手書與范文正訣，范差人視之。師魯方沐浴，衣冠而坐，笑曰：希文猶生人見待，洙今死矣。少時而卒，亟報文正文正至，哭甚哀。師魯忽舉首曰：生死常理，希

文豈不達語片時。乃揖文正而逝。俄頃又舉首顧文正曰。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後人謂師魯有得於禪學。余曰不然。師魯亦何能預知死期。只是平日見得明。養得定。視生死如晝夜。臨終時靈明炯炯。雖無大疾。苦自覺氣血將盡。因得以從容訣別。若數數舉首。是尚有未盡之血氣耳。使數日後安能爲此。世人未達生死之理。咸詫爲怪異。不知師魯亦平平只一點靈明不散。亂是大過人處。

先司空公屬纊時。聲已不揚。忽附耳語余曰。記得同年葉台山之從祖名廣才。素辟穀。垂華日。謂台山之父見山

翁曰。有一偶句。辟穀身輕。好把清虛還造化。降生任重。尚慙忠孝。謝君親。又謂見山翁曰。爾之子必貴。後台山果拜相。先司空公意殷殷在屬望。願兒公之愛我深矣。顏氏家訓末篇戒其子後事云。松棺常衣。親友餽。一皆拒之。明器碑旒。並從停省。勿竭貲營費。以餒後人。又云。汝曹宣傳業揚名。不辱其親。便爲至孝。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守墳墓之時。不必顧戀朽壤。以取湮沒。語語可法。余崇禎辛巳秋。喪室人栗。棺槨衣衾。頗稱無憾。止於紙劄俗套。議從省約。內外皆嘖嘖有言不聽也。吾邑水甘冽而土磽确。所產之人。涇涇自衛。鮮俠氣。諸縉

紳位至官保家同田畷皆以清謹造品從不敢擔當國事不敢振刷里俗斂鋒守錚卽宗戚抱沉寃亦閉戶掩耳惻惻然惟恐禍之及已藐山舊與及門一劄引陳同父相勉余憶朱晦翁語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從戰戰兢兢中做出來人謂朱向同父頂門一針今藐山却以同父激勸後學是又向吾鄉士大夫頂門一針矣

宗伯周文恪公子義之父曰敷號煦菴工醫嘗曰病不能死○生○藥○不○能○生○死○二○語○細○思○之○最○有○味○文○恪○之○子○炳○謨○官○詹○事○太○子○賓○客○亦○贈○宗○伯○

韓昌黎讀歐陽詹文知其內行歐陽文忠閱子瞻試卷知

其國士是以文章卜人品較之診太素推祿命相面貌更準惟在慧識人得之牝牡驪黃之外

王疎菴冢宰有識鑒一日在高平劉尹座劉出其子鴻訓及同應二孫一張并館師王五人課執請政疎菴覽之驚曰皆卿輔才也安得萃處一室館師文雖工福遠不及諸子時先司空公爲劉門生亦在座歸以語先大人先大人命諸子識之後孫公居相壬辰進士官戶部尚書孫公鼎相戊戌進士官副都御史張卽金銘庚戌進士官總憲尚書鴻訓癸丑進士官東閣大學士其館師王家礎亦壬辰進士選涇陽知縣未任而卒於途疎菴

之言竟不爽。劉長山人，名一相，官至憲副，輯詩宿者，先大人兄弟諸字，皆劉命義，撰有字說。

陳後山有一帖與山谷云：邇來起居何如，不至乏絕否？令子能慰意否？平居與誰相過，從有可與語否？仕者不相陵否？何以遣日？亦著書否？備盡憐恤之意，讀之慨然。至謂仕者相陵，尤可慨歎。時平勢殊，尚有相陵之慮，若當遷變之世，山林迂朽，又不知何以自存也。

白樂天曰：吾生天地間，才力行不逮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淵，貴於柳下惠，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因作詩曰：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

從此到終身，盡爲閒日子。余今年近七十，幾年之活業已聽之。若所謂閒日月者，又風聲鶴唳，不知微倖能終身否。

曾文恪公鐸爲孝廉時，屬遠行，遇雨雪泥濘，夜止旅舍，憐其僕寒苦，呼卧之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均爲子，小異間閭我却誰。事在世情皆易忽，恩從吾幼未難推。泥途還借來朝力，伸縮相加莫致疑。今富貴家鞭撻罵詈，不啻牛馬，尚能恤其飢寒勞苦哉！記以示吾家子弟。

白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

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牛。爲裴晉公所愛重。而不因晉公
以進。爲李文饒所憎忌。而不被文饒所深害。處世如是
人。亦足法矣。樂天幸出吾宗。私心願學。而文與位俱不
能及。若聲色一途。自謂過之。非盡因力不足也。

容安齋蘇譚卷之三終

容安齋蘇譚卷之四

譚戒

世知東坡以詩文罹禍。不知山谷亦然。山谷修神宗實錄。
議者言多誣失實。召至陳留問狀。三問皆以實對。責授
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又過荊州。作承天院塔記。轉運判
官陳舉摘其間數語。以爲幸災謗國。除名。編隸宜州。遂
卒於宜。凡文士下筆。要先爲此慮。若遇忌諱之辭。可已
之事。斷不可輕誤。

山陰對南王公家屏。戊辰進士官庶常時。同館一少年。頗
負才名。一日見公案上一異書。展玩良久。徑袖而去。公

亟呼取之。少年曰：知兄無用此爲也。公嘿然不爲較。後少年官屢顛躓，公爲宰相，以文行顯，此足爲輕傲負才者之戒。

憶昔余從先大人任宛唐時，曹少司馬被垣爲諸生，執藝署中，向余請益，嘗偕余遊楚遊鄭，恂恂都雅，若處子，自言目有夜光，入暗室，操作不用燈火，余訝其非恒人，已而聯第守齊，撫吳總督，勤遠所至，著能聲，後不善居鄉，手扶邑令，令乃嗾其怨家，窘辱萬狀，憤慙暴卒，令撻拾其事，以不法聞，言官又參其子，孳廉得重譴，余目擊曹寒微而富貴，富貴而驕恣，驕恣而橫禍，三十年升沉消

長瞬息間耳。

卓吾李公萬曆戊戌秋寓沁水，劉司空晉川之家，性剛物快，率不苟不徇，果於好惡，髡而服儒，隱而近貴，人多憎嫉，而識見筆力，徃徃超人，意表吾邑好事者多與之遊，在沁水著有明燈道古錄，後入燕臺，爲張公問達疏，叅自到於獄，卓吾閩人，官姚安太守，棄家禪禪，可謂高矣，而遨遊都會，意欲何求，非仕非隱，身名俱損，嘗見其一聯云：禪緣乘入有下乘，有中乘，有上乘，有上上乘，叅得透一乘，便了佛，以法修無滅法，無作法，無非法，無非非法，法解得脫，萬法皆空。

唐沈詢鎮路日寵一婢妻不能容因配其僕歸某然與婢
往來不斷歸慚恨剝刃於詢劉建封鎮湖南日與幕官
陳某之妻淫陳爲同列所戲耻而忿怒伺便以鐵蒺藜
擊殺建封二事皆以淫慾致禍今之富貴家率意縱恣
不知避忌獨無覆轍之鑒乎

郢中士人白締之嗣舍其姪而養一屠家之子後長至日
祀祖先偶一客宿其鄰夜見一屠人與數士人向白氏
之門爭奪酒食而屠者得之次日問知其故始信豚鬻
隔於異姓締甚失策余年三十時尚未抱子因與諸弟
約倘竟無出當嗣以姪誓不聽婦人之言養異姓亂宗

派未幾余生七子今撫其四一念孝友誠可格天若身
後之蒸嘗更不待言矣

弇州數稱張幼于幼于有奇癖好戴假面豪縱不檢萬曆
乙巳因典一有夫之伎久不放贖伎夫啣恨乘其燕客
夜半殺幼于一家七人客及幼于皆及難是時李卓吾
以講學僧達觀以譚禪皆相繼寃死人擬之滅穀亡羊
而幼于酷矣

湖廣進士王仰初任新興知縣有僕王效真等三人同衙
役作弊入覲後事始發會調閩縣仰在途時時怒罵恐
嚇之新興有鷄爪蘭花毒如砒鴆三人竊藏之抵閩任

進晚饌三人搗藥汁拌豆芽菜中仰食之夜半死其子
廷試根究三人吐實皆伏辜而仰不可起矣仰既得其
奸狀不卽治又不逐之且時嗔嚇忘警備何以自免筆
之以爲御下者殷鑒

子孫名字當揀擇僻冷不可蹈襲前人不必取義本姓天
啓間崔魏欲罪錢受益以爲錢謙益之弟又欲罪黃願
素以爲黃遵素之弟已而左右忽查其籍貫父母始知
不相干涉方得脫禍是名字於人亦大有關係

崇禎末年晉撫蔡某出令堅壁清野士紳不得出城余心
訝之而不敢辯嘗記晉江王遵巖之言曰清野是防邊

一策若內地惟在都關外村落生聚然後能成治耳宜
令各鄉大姓度地利自相團結使嘯聚不得逞而後城
內可恃以無恐惜蔡不聞斯言旋及於難

奉聖夫人容氏明熹宗乳母也權釵烜赫在帝后上每數
月一出宮歸私第皆夜漏五鼓自咸安宮盛服靚粧侍
從數千人各紅蟒玉帶大燭巨燃不下三五千枝提爐
焚沉水香烟霧遮空人如流水馬如游龍呼殿喧轟有
踰警蹕入第升堂端坐諸寮謁挨次叩頭老祖太千千
歲之聲殷然震天每一出欽賜金錢彩幣不可勝計日
輟御饌三時賜之傳奉官使絡繹於途從古專擅之寵

莫與爲比。天啓丁卯十一月始籍沒家產。笞死於浣衣局。焚屍揚灰。并誅其子。人心始快。

明熹宗懿安皇后懷孕。偶腰痛。客魏媚嫉。使摩按過度。致令墜落。又裕妃張氏將臨蓐。客魏矯旨禁閉。斷其飲食。病革之際。匍匐伏飲。簷雷而死。以故熹宗三子二女皆不育。客魏以爲得計。不知此正失計處。借令熹宗有三尺之胤。客魏負展臨朝。將權勢更倍於昔焉。有阜城磔屍浣衣局揚灰之事。造物簸弄。竟淫恒令其自爲陷阱。最快人意。

趙大理任號祖洲。膠州人。先司空同年進士。語先司空云。

樂御史爲趙婿。趙有寡婦。樂欲聘爲妾。趙不允。以是樂趙結怨。聲聞於鄉。一日樂卧病。寵妾與其奴私。樂知之。與妻議將究治。妾竊聽語。其奴厚賄一屠人。暮夜入室殺樂夫婦。以血洒趙氏之門。及所經道上。樂無子。奴妾伴呼。集衆跡之。坐趙大牌。後青陽章時鸞爲州守。疑之。密訪奴所厚者何人。知爲屠。擒屠毋訊之。立得實。屠伏辜。而趙之獄解。趙卽任父。折獄者貴虛其心。居家者當慎其口。先司空每舉以爲戒。

卽杜華先

許繩齋維新守澤州。日督學。某以校士至澤。某爲許同里。後輩恃才輕佻。待許甚倨。以館穀過索。譴其承事人。許

聖道宏
試士命
題云不
知者以
爲爲肉

不堪停傳給凡三日。某窘馳去。移文撫院魏公允貞云。州乏供具。僅烹一母雞而食。魏公清品雅敬。許批其狀云。食雞有何不足。而以為慢。至露筆作罪案耶。某大媿。引疾旋里。

李九我相國年逾五十無子。丁改亭大理。過其署。苦口勸以納妾。夫人在屏後聽之。大怒。丁呼掌家老媪出。返覆引譬語。痛切老媪泣下。夫人因醒悟。亟呼媒納二妾。因生二子。孫月峰尚書亦無子。改亭亦如前勸之。孫不應。且拒之曰。釋迦不以羅喉傳仲尼。不以伯魚顯九我。清品蓋天。假丁以俗其後。

一郡守性卞急多怒。司理媿辭規之。郡守曰。若顏子不遷怒。何如。司理笑曰。余惟恐公之不遷怒也。郡守色變。司理曰。若遷其怒人者。以怒已。則遷可消。怒郡守愧服。

唐一律僧臨壇度人。遠邇信仰。後一日發露。被污之婦尼百四十五人。尚書李壁鎮東川。日按戮如法。近有一婦人與律僧交往。夜坐受戒。令人不疑。是本初設戒為人道之門。而未後倚戒為藏奸之室。防淫實所以導淫也。余邑西劉村僧洪密。唐明宗時人。善譚公案。甚為時重。預以柿棗菽麥造為糗糒。築之墻中。明宗兵過。憐其方丈。蕭然坐。頃啟墻。千騎俱飽。明宗神之。登極後。大加寵遇。

洪密能權術惑衆自云身出舍利每坐起愚民競趨拾之然皆偽物詳見宋孫光憲北夢瑣言余生平見諸名僧遠邇爭迎孺婦共仰者無非詐偽之徒行檢尚在洪密下

隋唐嘉話云褚遂良其父亮尚在乃開別門嘗有勅賜遂良使者由正門而入亮出應曰渠自有門當時訝以爲異今之富貴者豈特別門而已哉宋蔡京父子可鑑也江南張洎爲士人時謁張佖稱從表姪孫既及第稱姪稍貴稱弟及秉政不復論中表以庶僚遇之事見司馬溫公瑣語當溫公時尚有古風在今日則仕途沿爲定例

凡親族尊卑以爵位爲遷轉如滾盤珠也

予嘗宿一富室用綾被而布其裏被之近頤口者又以布蒙之外觀美而內粗澁實無尺寸之綾得親其體者予吁嗟久之偶憶梵志有翻着襪詩云梵志翻着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謝上蔡有言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可笑之甚被頭以綾帛爲緣呼爲被池欲其適於頤口也

浙之湖州有兄弟二人俱以知州致仕在籍終日爭產親友勸諭不能解同里嚴公號溪亭素以孝友著聞事兄如父偶遇其弟於舟中語及產事嚴曰吾兄懦甚吾正

慨之。使得如今兄強梁。可以盡奪吾產。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其弟不覺媿悟。遂拉溪亭。同至兄宅。拜泣自責。其兄亦感動。以產相讓。友愛終身。溪亭可謂善與人同。成已成物者矣。

自家手筆。得已不可輕下。寸楮之微。釀禍不淺。沁水孫尚書拱陽。以答楊給事沁湄書。語中譏刺時事。被人舉發。遣戍上黨。先尚書以答人書。有寶石二字。其人執之挾制。後人數十年不休。手字關係如此。况於詩文。貽累如蘇黃諸公。更爲前轍。

凡遇奇異之人。奇異之事。要有定見。守我庸行。漠然不動。

方無註誤。江西舉人。但調元素。有文名。一日遊瓊州。遇李某。王某。講天文。但尊信之。訝爲異人。萬曆癸丑會試。但首二場。佳甚。葉臺山相公。已擬爲會元。及閱第三場。問天文策。但對云。惟海上李某。王某。可聘入修定。葉大驚。亟黜落之。朱平涵相公曰。但生瓊州之遊。特尋寃對。以阨其進取耳。余筆以爲見識易動者之戒。

嘉靖中。河南巡撫某。值肅皇幸楚。作詩曰。穆天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泪不磨。後被讐家上其詩。云怨望呪詛。下錦衣獄。論死。時某年八十。以陶真人力救。得杖免。某在獄。猶吟詠不輟。王鳳洲稱其意氣勝於蘇東坡。東坡爲

語言煩惱。一生而誇其所短乎。詩人當以某爲戒。倔強不悛。何足取。

王漢陂以翰林改吏部。工辭曲。撰遊春記。人謂記中李林甫指李西涯。楊國忠指楊石齋。賈婆婆指賈南場。竟以此終身放棄。而且博一輕薄之名。文辭之士。當借此爲殷鑒。

陳山人蒙澤。頗有骨性。素與董宗伯善。一士人託轉求其筆。山人曰。董筆縱工。亦不必貴。問其故。曰。其人性情特異。狡童少艾。環而乞書。淋漓不厭。或名公良士。造門禮求。雖旬月未必得也。士人笑而止。

高平楊忠介爵。少年時。問韓苑洛賢。挽車載米。受業其門。居數月。韓公以乏嗣。偶聽親友之言。納孀婦爲生子。計忠介知之。請辭曰。爵不遠百里而來。以先生居鄉。事事可爲師範。今納失節之婦。是亦失節矣。久侍無益也。

唐給事王祝。自常州赴徵。召路出甘棠。適王拱帥其地。慕祝聲望。且同姓。率其妻孥。願執子姪之禮。祝鄙其人。嚴拒不納。拱大怒。促行。潛令人前途害之。舉家百口。悉投於黃河。掠其貲三四百籠。以舟覆奏。問值多故。置不問。夫仲尼不爲已甚。當危亂之世。人情險毒。世態遷變。持重貲與挾驕氣。皆非明哲保身之道。古人散財避跡。良

有以也。

馭亂者邊幅警備恐無以得豪傑之心。開誠不疑又恐以蹈意外之變。明末河南撫臣王漢字子房山東人英畧絕世偶以鄉紳與武弁小構挺身暮夜撫之屏騎直前倉卒遇害美業不終可痛悼也。

譚友夏河洛人文序云督學使者於鄉闈放榜後以一日升沉忽變其場前愛重之初念入而揖禮貌衰久之刻其文不使與雋者齒師倦友息冷煥侵人嗚呼淺矣哉。師友之相處道德事功文章三者有一皆可以不相負。豈區區在榜中片晷也。余髫年受知無錫周蓮峰先生。

每見吾鄉人輒相訊歷今五十年矣。彼時獲雋者皆物故不知於道德事功文章三者各建立若何。而余迂拙不售尚延殘喘兢兢繩檢之中兀兀燈牕之下使先生見之亦作冷煥態否。

晉城劉寅所好滑稽嘗曰梁武帝久斷慾宮女多抱懷春之疾帝問藥於誌公誌公以數十強壯少年為藥料送宮中令服之不旬月宮女皆貌舒體胖稽首帝前謝良藥諸少年亦俯伏於後枯瘠躑躅形狀如鬼帝驚問為何物對曰服過藥渣今之羸體以媚婦人者皆藥渣也。可惕然警悟。

余偶遊僻野見一道人。瞑目獨坐。詰之曰。不近城市。僻野何得。道人曰。業已飽食。無所求。余曰。不爲明日計乎。道人笑曰。鄙人閱歷久矣。每過朱門大第。見賓客擁砌。粉黛遮筵。稍近其階。輒呵聲如雷。不敢仰視。又數年後。復過之。淒風冷日。蔓草縱橫。卽昔日歌舞地也。彼其人豈不作千年計。一朝長寢。萬慮俱寂。况鄙人雲水行踪。今日敢爲明日動想。余聞之。爽然自失。

宋丁謂治第。患其卑下。令集禧觀鑿池。取其土以築基。而第遂踞高爽。患其岑僻。奏開保康門。通大道。而第遂臨要衝。可謂善於營創矣。不數年。籍沒其家。以第賜戚畹。

楊景宗。景宗卽昔日治第時役卒。荷土於觀中。以築基者也。

湖廣巡按朱謹。吾爲張太岳相公。建三詔亭。太岳作書辭之曰。吾生平學在師心。不期人知。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卽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况欲侈恩席寵。以誇耀流俗乎。且盛衰榮悴。理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臺傾曲。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於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舖前一接官亭耳。烏覩所爲三詔者乎。太岳有才有識。擔荷宇宙之人。後世僅僅以權臣相擬。屈矣。

數語自道甚真足盡公平生

言得到

處世不可苦作計較。利害倚伏，往往出人意料。表崇禎癸酉，戒嚴邑令中岳楊公，命里人僉派壯丁。里人俾余手書諸僕先爲勸導。已而諸巨紳富室之丁壯皆減於余。余詰其給已，里人曰：出爾自派于我，何尤？余笑而不辯。洎楊公閱視，則罷去諸僕，止留兩人。余戒諸僕幸拜惠邑令，毋自矜。里人見余多寡，喜愠不形於色。潛抱愧，讓其同儕曰：吾何爲負此長者？因并兩僕亦罷去。嗣後十年來，闔邑丁壯奔馳苦累，而余諸僕晏然獨免於役。里人亦無後言。此事殊類塞翁。

富貴自讀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棄詩書矣。家業自勤儉

中來。子孫得家業，則忘勤儉矣。一老媪居與先司空公書室隔一壁，嘗云：司空公每讀必至夜分，媪機聲與之相和。如此十餘年，始得以省元聯第。先司空公之於詩書，何如也？先大人擅巾麻履，暑月恒絮被爲邑令，無銀帶，拾司空公敝帶服之，從未睡。至日出，先大人之於勤儉，又何如也？今子孫數日不聞一書聲，日三竿尚嚶語。家漸落，飲食服玩仍如平日，吾安得不浩歎。親戚朋舊當厚密時，不可以私事語之。一旦失歡，彼且挾上二而中我矣。然失歡之時，不可出惡聲。非特厚道恐既平人猶慮到此一層，入慮不到。之後復與通好，則前言不無憎愧。余別駕弟與一友交

最密將少年隱事吐泄無遺。後其人要挾百端。弟終日供應不敢忤。雖先司空在堂不能禁也。

張藐山尚書家園。踞勝沁溪。敞麗幽清。甲於三晉。藐山性喜山水。好讀書。咸謂人地兩得。六句餘。起官司司空。徘徊園亭。不能舍。出山後。子坦之。李廉益加修繕。迴廊複閣。高下轉折。遊動經句。疑非人間。藐山外阻。不得一見。亡何坦之歿於難。一孫子然。踉蹌南奔。家止粟夫人園。虛無人。順治甲申秋。余自上黨奔歸。過其園。謁坦之祠。悲慟不能仰視。因憶十年前。同楊沁涓石。翫雲。張去偏舍。弟子益輩。數過其地。臨流倡和。倚檣勸酬。曾幾何時。而

各四散去。園扉深瑣。惟有鳥聲上下。竹影橫斜而已。術數之士。切不可信。今有見人便出一印封。納人袖中。令人任意誦書語一句。誦既啓封。中即明寫所誦書句。人皆驚異爲神。且給人曰。塲中之題。亦可預報。少年輩易爲所惑。不知此淺近欺誑之術也。道破令人一笑。一客偶稱富貴家。同座語之曰。富貴下不得一家字。如富貴以我爲家。則不應走向他人矣。富貴既遊走不定。我乃富貴之遊旅也。客爲之色沮。

朱國楨相公。戊戌在會試塲中。取中一卷。偶策有國楨二字。同其名。因棄去。陳如岡太史房中。取中一卷。策有如

此段遺
學人之
本知

岡如陵句棄亦如之用詩書成句偶同試官名號此何
嫌何疑而令高才績學之士俯首抱屈雖人生功名有
分司衡者不幾於因噎廢餐望月生喘乎

明熹宗天性極巧癖愛木工手操斧斲營建棟宇即大匠
不能及又好髹漆器皿朝夕修製不憚煩勞當造作得
意時解衣盤礴非素寵倖不得窺視或有急切本章令
左右讀之一邊手執斤削一邊側耳注聽讀奏畢命曰
你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容魏諸人口
啣手握專恣無忌憚矣

余嘗疑唐李虛中善推祿命言無不中乃虛中晚年煉黃

金求不死疽發於背以死可謂不知命之尤者明劉伯
溫精通術數凡事前知當其仕元末爲事擬辟羈管紹
興路慟哭欲自殺賴門人密理沙苦留得不死似不知
後日有佐命之勳者是兩人明於知人而暗於自知也
殆不可曉

容安齋蘇譚卷之四終

棄官隱
居數召
不起而
猶云躁
進史書
之不足
信如此

容安齋蘇譚卷之五

譚核

司空圖河中虞鄉人唐末以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
谷數召不起時天下板蕩獨王官谷以圖故不被兵燹
士人依圖避難獲免者甚衆年八十梁初始卒王禹偁
五代史稱其能文躁進負才慢世不名官位但稱知非
子又稱耐辱居士全唐詩話中亟辯其誣今邑西靈泉
寺圖謨碑文猶存詢之鄉評圖實晉中逸德禹偁之言
大謬

高陵呂生以堪輿之術造余辯駁之頃忽出其不意問曰

不知子平之理亦有否。呂曰：公疑堪輿，并疑子平耶。如
敝鄉溫公南公等財官食印如此，富貴福澤如此，即影
響之捷不啻也。余笑曰：果如所說，則子之術左矣。子平
以禍福為造化之一定，而不移，堪輿以禍福為人力之
轉移，而不定。二說正相矛盾，今何去何從。呂生茫無以
應。

藐山之園曰泊水。余一日同沈涓賁聞二楊公在藐山座
請泊義。藐山曰：未閱水經乎。余曰：正以水經為疑耳。水
經沁水一名泊水，公園倚沁濱，以泊命名，恐誤。藐山曰：
吾止知為泊，不知泊也。因顧二公，二公皆以泊為是。余

疑三公所讀同出一本，詢之，果皆彭德趙郎刻，非南本。
余曰：泊取及意，又潤也。泊則水之止而不動者，三公皆
誤矣。呼取南本證之，皆作泊。後賁聞更其里為泊，而藐
山迄不能改。長公坦之序其詩，又曲為之辭，何若易以
泊字為典。

山陰王相國家屏誌沁水劉司空東星墓曰：公論朝聞夕
死，稱引釋氏以無生為解，頗謬先師之旨。余辯駁再三，
而公不余是也。今按于宗伯狀，亦河漢其言，嗟乎！公勲
猷節烈，標懿垂鴻，業足以不死，而猶詮綜度世法，欲兼
集儒墨之成，超詣神聖之闕也。未免軼於中庸矣。蓋劉

雅與李卓吾友善。父子尊信其說。王雖掄揚盛美。終不肯阿附禪宗云。

吾邑張藐山、雨蒼兩公同在白省。三朝要典。摘其章疏。評駁以爲口實。兩公雖心事光明。品望端直。而當時持議必欲以挺擊紅丸之罪。株連方輔。不無苛索。盡太平日。以言官氣盛。本無事。強尋一題目。張大其說。以筆舌雄辯爲才幹。以糾劾宰相爲風力。不意正人君子亦沉溺莫覺。致令當時乘其瑕隙。借以中傷。引繩批根。諸公不能無咎。

先大人好圍碁。幼與司空公同赴鄉塾。遇二人奕。旁觀之。

解悟。司空公曰：第不肯閒落一子耳。先大人曰：當居高觀下。不可入甕運甕已。而遇新安曹生。曹教之曰：碁求制人而不制於人。貴在着着操先手。先手一爲彼所得。而我受制於人矣。先在彼當棄子以求先。先在我當無使彼有可棄之子。先大人聞其語。益精進。稱晉中高手。晚病風痺。尚於茵蓐間獲勝着。以深嗜入神故也。

陳景雲。勳。閩縣人。鄉會聯魁。詩文寫畫皆精妙。謝官日。扃戶讀書。嘗一至烏石山。聞客聲。卽走。每談至佳山水。輒心動。畏客輒不往。董侍郎應舉。嘲之曰：世皆如子。直須以環堵爲天地。卽日月山川皆空設矣。陳大笑。不爲意。

指庭間花石盆池。此非吾之五嶽江湖耶。余嘗識其友魏誠甫。煙談之娓娓。實獲我心。魏亦善寫畫。

李于鱗子駒。敏慧能文。有聲歷下。王元美屬司理。魏允孚因秋闈之便。拔之曰。雖私亦公也。魏在場中。檢之數日。不可得。既放榜。見駒卷委於櫃下塵土中。七作皆大佳。因知命果有定。人力不能爲也。駒未幾病歿。無子。于鱗之白雪樓。竟屬他人也。

紫清真人白玉蟾。瓊州人。天資穎異。於書無所不讀。下筆瀟灑出塵。草書亦靈動。嘉定間徵赴闕。應對稱旨。館太乙宮。一日不知所往。後世之以文人得仙訣者。紫清爲

冠。或乃云姓葛。名長庚。亦何必過爲是推求也。

烏程朱平涵。閩學有湧幢小品。中談諸縉紳多信耳俗傳。不及五雜組。五雜組爲閩人謝肇淛所撰。博言天地人物。上下古今之事。甚有妙緒。惜末卷記笑謔。宜刪之。文章家機調。與其時尚關通。如鍼芥投。吸合時則淺學初試。便可獲雋。違時卽名宿大章。亦覺忤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馮琢吾宗伯時。菘最精。癸未見劉復初。闈中文。決以名第五十。後果然。人以爲神。凡門下士。遇科年。皆持卷請決去。取言無不驗。洎乙未以後。馮之言無一驗者。馮一人也。豈識見另有高下第。前之識與時合。而後

之識與時違耳。余嘗謂子弟之文能與時合便是家門
興起之兆。

唐張巡史云鄧州人不知先世實自山西芮城徙居鄧州
芮有巡墓死節後里人欽重葬其衣冠之所永樂中有
張隨字子貞卽其裔任戶部主事清節異常謝職後躬
汲水妻舂米茅屋村居依然寒峻克繼家聲。

準臺禪師楚人卓錫高都岡頭鎮余過其方丈談及生死
禪師曰生是因死是果凡生時所做工夫全要死後受
用所以儒家曰朝聞夕死孔子寧肯容易死耶朝聞內
有許多覺悟豈可輕輕放過人云禪師學問淺此豈淺

學人語也

余少讀通鑑爲丁南湖奉所刪削不知丁爲何人後見衛
司馬公詢之云丁常熟人正德戊辰進士官南隄封郎
中年三十九致仕累薦不起恬退爽朗優游林下文而
壽康世之快士。

袁了凡初名表萬曆丁丑下第夢袁黃作會元因改名黃
比下科登第則會元袁宗道黃汝良次焉亦異事也但
了凡自少年時遇異人知數前定不作營求而復改名
以希與于不可憑據之夢是了凡于前定尚在疑似之
間。

先大司空公諱所知萬曆丁酉掌銓曹清直之聲徹於禁
闈給事中某爲首輔私黨公以年例斥之外藩首輔持
其啓事不肯下而公丁艱謝職去矣某讐恨叅公誣以
匿喪首輔票旨罷公官次年秋忽憂危竝議書出假名
朱東吉設爲問答呂少司寇坤閏範圖說之事謂呂邀
援宮禁動搖國本一時名人若張養蒙劉道亨魏允貞
鄧光祚洪其道程紹白所知薛亨鄭承恩等皆稱呂坤
所見極高意在中傷諸公其禍不測賴鄭承恩以戚畹
之誼上疏力辯乃坐其書爲某誤神廟震怒某遣戍首
輔削籍公論稱快

萬曆癸卯冬都中又出續憂危竝議二書意在傾沈一貫
王世揚李汶孫璋王之楨等後云項應祥撰喬應甲書
神廟覽之大怒懸五千金購其人時沈輔鯉獨妖書無
名上亦疑之日夕焚香自誓未幾錦衣崔德緝以爲曠
生光矣生光順天府學一點生素行無賴曾以嚇騙富
商包繼志遣戍大同時新赦還妖書實非其手竟凌遲
處死後都人嘖嘖云妖書係中書舍人某筆生光罪惡
貫盈鬼神巧借以殛之爾

御史沈某當萬曆甲辰春審妖書時曠生光哀辭鳴冤沈
不之顧且聲色震厲徑坐生光生光努目切齒含恨以

死後沈出巡途中得病謂其僕曰昏憤中見皦生光索命病不起矣已而果卒其原誤妖書之某不久亦染病屢見生光現形寃叫世勿謂怨讐之茫無報復也謝武林官工部時納一燕姬品之曰饒也嬾也淫也拙也才也五者全備歷驗之謝言不爽若維揚則文雅柔順實有所長

冢宰疎菴王公身長八尺才畧過人晚年以織事玷其名節至今隧道之石不克舉余深爲憤惋公與先祖司徒公善先大人率闔庠爲公洗滌僅得冠帶閑住余時方舞勺尚記其事偶公之夫人覓爨婦適一媼婦貧窘不

能自度夫人遣騎呼之媼婦正與其翁因他事訴忿倉卒自刎翁惶懼借公解免按臣某預中讐口不細察以爲逼娶烈婦具疏曰白髮貽士君子之羞紅顏吐女丈夫之氣時公已八旬外媼婦曾經再醮且議傭工非聘娶而公竟含冤不獲自白悒悒以歿

謝茂秦山人嘉靖中與王李結社號七子後以嫌隙見逐然茂秦真能詩亦何必藉王李爲重嘗見其所著詩說數稱王李不置口此其所以見逐於王李也

鄭玄註周禮云羣妃進御之制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

后當一夕十五日而遍。自望後而返之。卑者仍先尊者。仍後。此言余嘗疑之。以一人之身而日與數十人交合。無一寧晷。雖金石之軀亦難與堅久矣。後見楊升菴集亦大斥其說。

蔣山法會記。宋潛溪誤叙明太祖虔誠廣薦之日。雲中雨五色娑羅子。夜半作佛光五道。從東北起。貫月燭天。種種祥異。記中數稱南京。或疑南京字爲後人語。余偶覽留青日札云。洪武元年秋八月。以汴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始知文出潛溪無疑。識見不廣。必不可輕爲指摘。漢食貨志云。冬民旣夕。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

五日。謂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爲四十五日也。余郡雁洪名士小試用此督學。某蜀人覽之。怒曰。汝并曆日亦未讀乎。龐笑而不之辯。

崇禎時。平臺召對。謂侍臣曰。奏疏中徃徃言三空四盡。空盡指何物。侍臣俯首不能對。二事皆非隱僻。一漢陳蕃語。謂田野空。朝廷空。府庫空。一梁魚弘語。謂水中魚盡。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

白履中博學孝弟。隱居大梁。號梁丘子。開元中。王志愔表薦徵赴京師。履中辭以老疾。授朝散大夫。不受。請歸鄉。唐玄宗手詔褒之。香山之名傳百世。而履中無聞焉。隱

與顯異也。

余穉子口吃，友人謂余曰：韓非、周昌、楊雄、鄧艾、陸贄，皆口吃，吃何害？余笑曰：子不知白樂天乎？樂天一代風雅號囁嚅翁，此自是白家門風。

秦西熊三拔，傳水法，淞江徐太史光啓爲之筆記，不特格物制器利賴不淺，卽其文章蒼勁，堪與考工記並垂不朽。河東曹中丞于汴，換序大加稱賞。

議者因豪強并兼，便欲嚴杜放債之家，不知貧富相依，如子母緩急權借，亦是救賑一策，第不可任其勒抑苦尅耳。宋高宗嘗謂輔臣曰：若債止，債本誰肯出放？是因噎

廢食，反爲民病。惟利積還利過多者，依條除放，此最得權宜之術。

漢梅福歎曰：生爲我酷，身爲我桎，形爲我辱，妻爲我毒，遂棄妻入洪崖山。梅福之處，閨閻視鮑宣、梁鴻，殊爲不幸。惜今人遭際惡婦，不能效梅福慨然決絕，徒步入山耳。弘正間，人稱何李，謂信陽何大復、景明、慶陽李空同、夢陽、何十三舉於鄉，十七成進士，慷慨負義，終提學副使，年僅三十有九。李數以危言構禍，剛毅不撓，未免有尚氣傲物之誚。官亦提學副使，詩學杜子美，壽五十八，亦與子美同。雖下吏四次，而晚景富侈，享用逾於子美，與大

復論詩不合竟絕交亦其尚氣之過

宋趙挺之御史彈黃魯直除右史云不當御史中丞孫覺之壻戶部尚書李常之甥左司郎黃廉之姪翰林學士蘇軾歌笑謔浪之友黃廉元豐時曾提舉澤潞過余邑海會寺題新篁記於壁文雋挺而字蒼媚自是蘇黃一流人物寺中碑記如林獨此見珍

陸魯望塑像藏其生平詩文於腹此文人傳後之一法釋了遠造開福寺大像向余乞詩文諸稿時太平無事余不解所以藏之之意靳弗予也

邑西二十里澤城村即漢之濩澤縣旁有一澤滙數十畝

漢書地理志云潞水出潞澤

墨子所謂舜漁於濩澤即此舊有泊水余崇禎庚午冬遊其地云近歲水始涸漸將泯其古跡陵谷之變遷可歎也水經云陽泉水南注濩澤今邑西尚有陽泉之名或問屠赤水曰婦人纏足拘攣臭穢至不可令人睹近而舉世從之如一轍何也屠曰正如沈韻一書世人受其其束縛而細詳字音或一韻而分之或兩韻而合之入聲尤甚雖文人鉅匠不敢出入甚矣習俗之難變也山邑乏字學縉紳之士出口皆訛舛余少得趙心盤篇海與亡兒庚朝夕披覽如寶奇珍然以字母分次不便檢尋壬申在高都書肆中忽見梅誕生字彙大驚不意誕

生之見實獲我心。於是命諸子人購一部置之案頭。第
其中搜括尚多遺漏。後必有續爲補輯者。後生不可自
隱其見也。

三晉古人物數。獨澤所屬邑。寥寥無聞。惟陵川郝經字伯
常。元中統間。以宣慰副使充國信使。使宋。宋留之真州。
十六年。有雁足傳書之事。元主得詩。進師伐宋。滅之。經
工詩文。善書畫。著述種種。傳於世。雁足詩曰。露落風高
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
有帛書。

元司空年近九十。燈下作小楷。余今七旬餘。亦目穿繡鐵。
通齊史云。傅隆年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以爲於
羨馬。援嬰鏢之時。年僅六十有二。

多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々

